



春雨沐沐

孟瑶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春 雨 沐 沐

孟 瑶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沈阳

责任编辑 黄永恒
蒋秀英
封面设计 陈景泓
责任校对 于弘平

春 雨 沐 沐

孟 瑶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金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25 字数：120千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

ISBN 7-5610-0296-3

I·78 定价：1.70元

出版说明

一九八七年，我社出版了由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十几所院校协作编写的《现代台湾文学史》，这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台湾文学史专著，也是高校中文系选修课必备的教材。为了适应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需要，给广大教师、文科大学生、文学研究者以及社会上广大读者提供一些教学、研究与学习上的便利，我社将陆续出版与上述教材配套使用的参考资料。

这套参考资料由《现代台湾文学史》编委会承编，其编选原则是：以一般公认的有较高学术价值、影响广泛、而目前大陆又难以见到的文学作品与评论为重点，按作家专集和作品选集分辑出版。每辑均按文学史发展顺序排列。每部作品之前刊有该编委会有关同志撰写的序文，代表编委会对该书的评价；海峡两岸专家学人的有关评论则附在作品之后，以供读者参考。

此外，我们还编选了台湾女性文学专辑，本书是其中的一种，由张恒春、张荔编选。

资料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积极的痛苦，别样的滋味

——《春雨沐沐》代序 张荔 (1)

春雨沐沐 孟瑶 (12)

积极的痛苦，别样的滋味

——《春雨沐沐》代序

张 荔

对女性命运的观照

在当代台湾女作家群中，活跃着一位多产作家：孟瑶。三十余年来，她在文苑勤耕不辍，相继创作五十余部长篇小说，成为一位女性命运的忠实观照者。她为五十年代倾慕自然的女性而迷茫；为六、七十年代失去自我的女性而感伤，又为八十年代新型女强人而慨叹、呐喊。她极力瞩目着半个世纪以来女性世界的洞天，极力传达着各类型女性心灵的颤音，并且不断探寻着女性理想生命的底蕴。

孟瑶本名杨宗珍。1919年她出生于武汉。北伐成功后，随家迁到南京。抗战烽火中，她在重庆“打发着生命的黄金段”并结束了历史学系的大学生涯。

孟瑶没有受过文学专业的训练，但她自幼喜欢“舞文弄墨”，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她还是京剧迷，著名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在《剪影话文坛》一书中撰文《婆娑一姬扮四郎》，介绍了她听戏，演戏的戏迷生活。她还潜心于戏剧研究，写

有《中国戏剧史》一书。对戏剧的热爱直接影响她创作的取材。她的小说中涉及艺人生活的俯首即是，既有短小精悍的短篇，也有卷帙浩繁的巨著。

大学历史专业的熏陶养成了她的历史癖，也直接影响到她的小说创作，以至历史题材的小说成为她创作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这部分小说以“传”命名，如《杜甫传》、《英杰传》、

《忠烈传》等。这类作品多数是“出色的历史小说，也是难得的文学作品”，以《忠烈传》为例，小说记述了晚明英雄儿女们的悲壮故事，这类故事由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一些可恨可耻的丑行串织构成。小说渲染了悲剧色彩，令人感愤、触人深思。孟瑶曾说：“读史，每每增我无限感慨，无穷信心。感慨是，这活了数千年的大汉民族，在生存的过程中，不知经过了多少辛苦跋涉！信心是，无论这跋涉多辛苦，总会到达复兴的彼岸！”

孟瑶研究历史，但她更着眼现实。她是带着关注女性命运的创作意识步入文坛的。她的处女作《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刊于《中央日报》的《妇女周刊》，之后又连续写成十几封《给女孩子的信》。作为知识女性，孟瑶更敏感于女性自我意识的“知”与“悟”：什么是女人合理的生存状态；女性如何摆脱命运不公平的左右；怎样恢复女性主体价值，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探究。也许有人认为女性的生活圈子狭小，写作层面不易扩大，孟瑶对此并不同。她认为，敏锐的观察力及细心的感受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参见应平书《矢志献身写作的孟瑶》）孟瑶三十几年来从未停止过观察，从未停止过感受，不仅用眼，而且用心。正是这种“观察”和感受，使她的作品对女性生命底蕴的挖

掘逐渐趋向深层，表现的女性生活层面不断扩充，形成了日益递增的深度，力度和广度。我们可以从孟瑶对三种基本类型的生命形态的捕捉、再现得到证明。

孟瑶笔下的女性生命形态的基本轮廓暗合了黑格尔美学中生命状态的学说，又剔除了其唯心主义的外壳，富有其活生生的客观现实的内核。在现实生活中，人有不受制于物，契合自然的本性，这是人生命的原始本色，是自然状态的人的生命。而人有理性，“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在于其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黑格尔《美学》）人都渴慕生命的自适、自在；而人更期冀左右命运，为其欲为，实现自身主体价值。自然——自在——自为，形成生命的三层次。具有了三方面的内容，才可能形成完美的生命，才能生命永生、生命永恒。孟瑶笔下的女性们正是在生对命的逐渐提高的层次中诞生的，她们追觅着生命的光辉，探究着生命的永恒之迷。她们的诞生，意味着孟瑶笔下的女性系列的形成。

其一：生命的自然型形象。长篇小说《心园》中的丁亚玫最为典型。她率真聪颖，放纵脱俗。对幽雅的文峰塔的依恋，对飘渺的梦湖的流连是出于对大自然的倾慕，更出于对人性压抑和束缚的反抗。她挚爱着校长，即养父田耕野，而命运又使她不得所爱，成为利益熏心的实用主义者田耕鑫的妻子。人性的抑郁使她纵情、小性，想哭便号啕而出，想饮则杯杓不歇，暴雨出游、肆情呼叫……再如长篇小说《浮生一记》中的小晴。人世间的价值观念她一点也不想去了解，她不知钻石项链能值多少钱，她所爱的是并蒂莲、小松鼠，是月牙湖畔的草莓与芦笛！作者感慨：“这样纯的孩子怎么放

进工商社会的都市生活中？”

其二：生命的自在型形象。在第一种自然型形态中，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人物尚能天真无邪，率真自然，而到了现代工商社会，诸多观念的变异，人们免不了命运的冷遇。长篇小说《屋顶下》中善良，聪明的莹莹终于沦落成妓女，一个商业主的定期情人。她尽兴花天酒地，尽情享用金钱，她会以妓女的低贱调动异性，可她终于自爱自重，当她暗恋新婚的教员易之时，她要求的是真正地活，真正地爱，于是才有为生病的文琛一次次解难的行动，那么真诚，友善。最后，为了她挚爱的易之，为了文弱的文琛，为了维护他们的幸福，莹莹毅然自杀。她是怎样一个女子啊！令人深叹、深思。

其三：生命的自为型形象。莹莹的死，以她的自在形态呼出了摆脱厄运的呐喊，她的呼声在《春雨沐沐》、《一心大厦》中得到了回应。生命的自为自主造就了自觉意识的新型女性。《一心大厦》中的吕真便是。她是一心建设公司的董事长，在她的谋划经营下公司事业蒸蒸日上。《春雨沐沐》中的素心也是女性中的强人。她三十年来在铁厂辛勤劳作，终于成为工厂的业务骨干。尽管新女性实现了主体参与意愿，实现了自我价值，可她们仍深含着时代女性的悲哀。素心渴慕着理应得到的爱情，厂长其安对她的一往深情只能成为她心灵的慰藉，可望而不可得。遗憾也存在于吕真身上。她是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可她是在违背志趣所爱；在迁就现实的情况下生活着的。最后，事业的挫折改变了现实，她因祸得福投奔自己酷爱的美术事业，找到了生活的真谛。然而，她面对的依旧是空白的爱情天地……孟瑶曾说：“无论女人失

去男人，或者男人失去女人，都只有生命的一半，要求得美丽完整的人生，必须要有两条健康鲜活的生命。那困鸟能从封建的画布中冲袂而出，才有了她真正的生命。有了这真正的生命，她才能在晴天丽日中与她的另一半比翼而飞，这，才是人生最完整美丽的一幅画！”（孟瑶《写在〈女人·女人〉前》）现实生活中的女强人们渴求这种并非廉价的安慰，渴求这光辉的照耀。因为她们是在远超于男性和其他女性的艰苦中挣扎、拚搏着。事业与爱情恰似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她们自强自立，虽然事业的腾达实现了她们自身的主体价值，但往往以沉痛的感情悲剧做代价，获取事业这个熊掌何其容易！

孟瑶笔下妇女形象的这三种形态，是台湾近四十年社会发展历程的反映，也是台湾某些作家心路轨迹的显现。五十年代，台湾还处于封闭型的自然经济状态。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开始向台湾城乡渗透，使农村社会原有的宁静、闲适面临危机。于是，渴求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成了台湾人的普遍心态，也可以说是对本乡本土的乡愁。这样，自然型人物应运而生。到了六、七十年代，台湾社会逐渐转型，传统价值观念崩溃，人们在迷惘、困惑慌乱中开始建造新的精神堡垒。作家蒙启矛盾心态，现代派文学诞生并有所发展。这也影响到孟瑶的创作。自在型态的形象反映了孟瑶的迷茫，但孟瑶并未沉迷于困惑之中，而是找到了解脱。莹莹以死抵抗；《浮生一记》中，商场失利、情场失意的青年喊出了“至少，有一个小天地我作得了主”的呼声。到八十年代，台湾社会自强意识觉醒，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蕴含也开始转变。她们要做人，做能自为的强人，然后才是女人。然而，

这势必与已有的社会力量相撞击，女强人们在拚搏中消耗着自己的感情利益；也在消耗中补充着自己的知性天地。吕真、素心就是这样的女子。可见，孟瑶的创作多么密切地契合着台湾社会现实。

在创作方法上，孟瑶经历了徘徊摸索，走过了一条艰辛的道路。“开始，我是服膺浪漫主义的，我以为写作的人应该有特权用他的彩笔，为现实的宇宙增加一些‘美’；但自从‘人造花’泛滥于街头巷尾我又非常羞惭不安地告诉自己：‘我宁可去爱一朵哪怕已经蔫萎的真花，因为她有生命！’从此，我才向现实摸索，这事实可以从我后来的几部小说中得到证明。”孟瑶早期代表作《心园》是浪漫主义创作的典型；而《一心大厦》、《春雨沐沐》等明显地表现出现实主义创作倾向。

对痛苦滋味的品尝

1984年，台湾中央日报出版部推出了孟瑶的长篇新作《春雨沐沐》。这部作品和她五十年代的得意之作《心园》相比，从题目到意趣都大相径庭。如果说《心园》是孟瑶服膺浪漫主义，在自己心灵的花园采撷的一束幽兰；那么，《春雨沐沐》则是孟瑶从现实世界中摘取的一朵牡丹。小说《心园》通过实用主义与完美主义的两相对照，在主人公感情的涌动，心灵的撞击中，揭示了作者对纯净自然状态下的爱的向往和哲思。在《春雨沐沐》里，作者深入到工商社会中，直面繁复的现实矛盾，通过三个家庭的面面观，对人的理性与尊严；压抑与变态；善的皈依、恶的忏悔；以及不可

屈压的生命力表现得十分饱满。同时，对价值变异的 社会中，人情暗淡的世态，人们茫然痛苦、从善自强的情态也做了充分的显示。

我们从孟瑶的诸多长篇创作中，不难发现她把握生活的方式：以家庭为视角，透过人物心灵，展示人生百态、人性深层和社会相貌。《心园》是，《浮生一记》是，《春雨沐沐》也是。

文学是“积极的痛苦的表现，是升华，是挥发，也是一种虚拟的实现，是调节，是补偿和慰安。”（王蒙：《文学三元》）作家们常认为，人生是痛苦的。小说中，三个家庭，夫妇六人，两对夫妻生活在或深或浅的苦海中。素心是小说中重要人物，铁厂的业务主任。她与丈夫的世界别具洞天。丈夫余家驹整日陶醉在自己经营的世界里，寻诗赏雨、写字作画，永远有属于自己的悠闲和雅兴，他把“故乡的一派悠闲带到这忙碌的世界来”，开辟了一块与现世不相调合的天地。素心谋生，主“内”又主“外”，保护自己的丈夫，为他圆梦。然而，她更清楚，三十年来，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时时保护着她，那人不是家驹，而是何其安，她事业上的同盟者。一个女人，尤其是象素心这样自认平凡又十分畏惧的女人，希望有人为她挡风遮雨。她早已整个地掉入了其安的世界，随之而来的是不安与自责。出于理性和尊严，她每分每秒都在不停地挣扎着往外爬。她的痛苦无以言状。而家驹，终于从梦中醒来，他苦心经营的心园被女儿踏毁。面对他的是他所畏惧的，长久回避的工商社会的现实，他没有能力在这样的世界中生存而心碎。其安则是苦熬终生，被已无爱而良心又使他必须“爱”的家庭死死锁住，失去了

获得爱恋的权利，尽管他全身心地保护着，挚爱着理应得到爱护的素心。他旺盛的生命在挤压中生存。在这生存之中又掺杂着对善的据守和对恶的警省。这些都源于妻子朱涓。朱涓代表着人格美的逝去。下肢瘫痪使她无法自理生存，心态也随之失常。她喜怒无常，任性狂癫。肉体的残疾不足以使她不堪忍受，心态的畸型、精神的变异使她不复为人所爱。无耐之下的其安曾萌动过毁她于死地的闪念，因此他既愧疚又忏悔。经过痛苦的挣扎、自律和反思，其安的感情得到了升腾——继续与素心“同盟”、与朱涓同命。失去爱的朱涓痛苦，得到爱的素心也痛苦，自身能量和愿望与工商社会相悖的家驹痛苦，得到施展、事业成功的其安同样痛苦；每个人都品味着自己生命之杯中苦酒的滋味。这些痛苦是生命内在欲求和外界对象矛盾冲突的表现。只要社会变化、发展，就会对人类有所冲击；只要生命现象存在并富有其活力，痛苦就不可能平息。痛苦是人生，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

尽管，小说中作者极尽艺术描摹之能事，呈现了种种人生中的痛苦状，却未让人感到步入痛苦的谷底而厌生、抑郁。因此，可以称之为积极的痛苦。小说不是劝人遁入空门，相反，它催人探求飞扬生命的真谛，以利在社会发展中把握自己，减少痛苦和失意。这也正是文学的神圣使命。

痛苦并不是小说的基调，正如它不是生活的全部一样。小说另外一个视点——仲达一家，就很幸福美满。仲达夫妻恩爱、功成名就，广施恩泽，义务办起孤儿院。掌上明珠般的女儿与知恩图报、奋发有为的欧阳方相知相恋，他们的爱情世界色彩斑斓。仲达一家的美满如意是对小说情调的有益调节和补充，它使作品色调明暗有致、节奏错落有序，避免

了单调感。同时，这部分内容更是作者人生理想的载体。人的生命首先求生、求存，这便要立足社会，把握这个根，否则就会被社会遗弃，家驹即是。生存之后，人又会萌生求福意识。这“福”不仅是形而上的，更是形而下的；不仅是小我的，也是大我的。仲达小我满足之后，“他的人生境界提升了！”他欣慰于自己在人生途中“一路种了树，给人遮荫；掘了井，给人解渴；种了稻，使人充饥。”他的行为用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可以解释透辟：“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小说中这一形象暗示了孟瑶的历史发展潮流的认同。生产力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小农经济已成为过去，田园梦幻已被当代台湾工商经济猛烈冲击。尽管家驹依恋牧歌式的生活，他依旧无法逃避现实。素心、其安及一萍、仲达、欧阳方等人正是台湾芸芸众生的代表，八十年代的台湾，自强意识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心态。对于强者，痛苦的滋味尤其别样，生活也更有份量。有一点不能否认，作者对仲达的塑造中流露了善有善报的思想，小玉和欧阳方的美满婚姻便为佐证。我们看仲达的心理：“不仅为善最乐，而且在福田中所播出的善因，没有不丰收善果的。而且比任何耕耘都更丰收。施恩者原不应望报，但受恩的人又怎会不报？”这样，就削弱了作品的力度和深度。当然，这要从台湾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理解。

以上谈到小说人物矛盾痛苦、茫然失落及从善“提升”的种种情态。小说对当代台湾社会世态也有极精到的描写：

眼前这人世间，就是处处没有空白、没有回旋余地。

办公楼陆陆续续出来的一些人，面孔都熟，彼此却连含笑点头的情谊都吝惜着。满脸所表现的，全是一派厌倦——整日机械而劳累的工作，腐蚀尽了生活情致。这个世界多寂寞？每个人的距离多么远，墙都这么高！

身为女性，孟瑶对女性命运尤其关注，设身含情的关照、精道冷静的省思，使她笔下的女性楚楚动人、血肉丰满，尤为真实。这在素心、朱湄身上有所体现。素心的女儿一萍，也是孟瑶笔力的重点。她是一个自强的女性，经济上、人格上都有独立性。正是她用清醒的意识把父亲家驹从桃源梦境中唤醒。如有个性，敢于喊出想做妈妈、想要孩子的呼声，她是时代新女性，而非素心之辈所能匹及。可是，她却与素心同样，忍含着职业妇女的辛酸——“也只有当事人才知道这中酸甜苦辣！”

第一是受歧视，根本反对你和他们抢饭吃；其次是受轻估，根本觉得你是低能儿；第三是受欺凌，根本觉得你是弱者。再加上完全无法拒绝的家务，更无可挽救的是，女人还要生孩子……

面对如此的生活，职业女性能奈何？无可奈何？！无怪一萍觉得“自己的生活内涵，象一只转笼中的小白鼠，不断忙碌地爬着，却再也爬不出那小转笼”。素心也正是三十年如一日地在家与办公室的小圈子里艰难地爬行着，从一个应聘而来的少妇到半百的母亲，在强化自我中她恰恰又消融了

自我。似乎有一种格外虔诚的意志使她成为一名出色的业务主任、母亲和妻子这种虔诚之中，也隐含着一种蒙昧：她缺乏一种自省意识。这使她不能沉静地反思自己的心态和行为，不能客观地剖析自己行为中的真价值和假价值。“家驹享受惯了不能委屈他”、“能宠坏别人就是自己的快乐。”然而，她的力量毕竟没有社会力量大，她不委屈家驹，可社会要遗弃他；她宠坏了丈夫和儿女，而她自己真的快乐吗？不能自省，使她“陪了夫人，又折了兵”。素心自省意识的薄弱也是我们整个民族传统的历史性缺陷。好在。新的时代、新的文化和社会的冲击激发了海峡两岸的新一代，使他们能清醒地观照、反思自我，混沌而致悲剧的历史或许会有所减少。

春 雨 沐 沐

仲达提早从他的公司出来，今天是家庭中的一件大喜事。假若晚了，乖女儿一定会生气。孩子真象是一朵温室的花，一直是被精心地照顾着。真是由衷地祈祷：但盼她这一生都不要受到任何风雨的侵袭。不然，为什么处处为她祈福呢？事业顺逐，财源滚滚，却默默地行善：养老院、孤儿院、失学、失业、疾病……凡是能知道的，无不伸出援手。这些，都是为了孩子种福田，且让她来丰收。

到了家，总是先喊妻子：“明玉，明玉”！

“嗯，什么事？”明玉从屋子里走出来。

“小玉怎么样？”

“我们去看看！”

两人到了小玉的屋前，小玉正对镜理妆。看到女儿，仲达心里总是一紧：孩子长得太美，眉目如画，这真是上天的仁